

# 春满乾坤福满门

■殷耀



图片来源:IC photo

春节期间,看到和听到最多的字眼是“福”字和“春”字。红红火火充满喜庆的“福”挂在人们祝福的嘴边,贴在千家万户春联的门边,藏在憧憬美好的人们心里;热热闹闹充满活力的“春”在喜气洋洋的天地间,在生机勃勃的村落里,在其乐融融的人家里。

先说“福”字,小的时候还没上学时,就早早地在春联里认识了这福字。那个时候的春联是请人写,我就守在桌子旁看大人们写春联,看到春联里用到最多的字眼是“五福”:比如“梅花开五福,竹叶报三多”,好多人家都贴这副对联,后来我知道五福包含了长寿、富贵、健康以及好德行、多子孙等内容。好多人家都爱贴“五福临门”的对联,比如“三阳开泰九州瑞,五福临门万户欢”“五福临门千载庆,三阳开泰九州春”等内容。

春节期间走在大街上,春联里的福字就像老朋友一样从那么多的字里跳出来,笑着和你打招呼。“福星高照”“福寿双全”“幸福人家”……这些透着温暖的字眼让你感觉到幸福无比,觉得福气就在你身边环绕,福星就在你当头朗照。你看“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这副春联,到现在仍然经常在人家的门上遇到这副春联,就像见到了相识已久的老朋友,天地间弥漫着春天的气息,福气降临到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家。斗方上的福字写得又大又端正,最是惹人欢喜,贴在横批的下面和一副对联的中间,就像一个憨态可掬的小福娃从门里探出头来,向你遥遥招手送福。

幸福是一种心境,幸福是一种情绪。幸福的感觉就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样灿烂,就像鱼儿游在春水

里一样自在。幸福在爷爷奶奶送给孩子们的红包里,在孩子们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的童声里。幸福在团团圆圆的年夜饭里,幸福在和和美美的全家照里。幸福在父母等待孩子归来过年的牵挂里,幸福在亲朋互相祝福拜年的问候里。“儿孙满堂膝间绕”,幸福写在含饴弄孙的长寿老人的脸上;“家人兴百福至”,幸福藏在千门万户的积善人家的门里。在“万家灯火暖春风”的新春佳节里,在“千门万户曈曈日”的向阳门第里,每一个人都是神采奕奕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幸福饱满的。

再说“春”字,在春联里“春”字的数量和“福”字不相上下,“春”使对联变成了“春联”,使天地间变得生机勃勃。“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小的时候我看到最多的是这副春联,后来知道这是唐人史青的一句诗。与这句诗意思相近的有一副出名的春联,那就是“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每当除夕夜点燃旺火时我就想:除夕夜真好,这一夜前一半是冬天,后一半是春天;前一半是去年,后一半是今年,一夜之间人们把寒冷送走,春天就像一个调皮可爱的小孩随着五更来到了人间。我特别喜欢那些寓意美好的带“春”字的春联,比如“玉海金涛千里秀,绿树红楼万户春”“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等春联。

新年到,春天来,福气临,辞旧迎新的春天里真的是福气多多。“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春节期间在寒冷的塞北寒梅尚未着花,柳枝尚未泛青,但春天已在天地间鼓荡,天空里弥漫着和气,挂着彩灯的树枝也已经不像隆冬时节僵硬了,似乎隐隐约约已有要绿的意思。塞北的春天在“火树银花触目红”的烟花爆竹里,在“东风夜放花千树”的花灯彩盏里,在“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联春幡里。听,元宵节前后震

天的锣鼓声如同隐隐春雷滚过大地,仿佛是为春天鸣锣开道壮行;看,节日里“醉舞东风彩袖长”的踩高跷和彩车队伍仿佛是迎接春天的到来。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积蓄力量待发新芽的杨柳枝头,春天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人们心头。春天是多么美好,人们可以自由地徜徉在和煦的春风里,沐浴着明媚温暖的春阳,欣赏春天的花月春风,欣赏春天里的车水马龙。正月里是新春,我身边好多亲戚朋友像怒放的春花一样快乐无比,或者自由自在地去走亲访友,或者快快乐乐地一起聚餐游玩,或者背起行囊轻轻松松去出行旅游。“正月晴和风气新”,无论城乡人们都认真地去红火热闹,元宵灯会和烟火晚会会让人感到“花月正春风”,人们恨不得把所有的力气用尽舞龙舞狮闹元宵,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各种民俗活动把春风招引到了人间,把烟火气招引到了人间。元宵前后无论是“火树银花月如水”的城市,还是“揭天鼓吹闹春风”的乡村,到处都是“车马纷纷白昼同”。人们盘算着:从这个春天开始,从这个热热闹闹的元宵节开始,一定要大干一番,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过得像春天一样姹紫嫣红。

又一回春满人间,又一回五福临门。多少美好的事情成为过往和回忆,但美好的春天还会如期和我们相遇。过往的美好虽然只能在记忆里重温,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新的美好的人和事却会和我们相逢,一幕又一幕人世间的更美好在心中积淀汇聚,就会体会到绵延不绝的幸福。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迎春接福又一年,愿我们每个人都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在新的一年里邂逅和遇见幸福。

## 时光流影

■孙虎原

## 诗

林漫步

## 诗吟上元

■戴武光

天南地北贺上元,神州万里共婵娟;华灯璀璨街市美,锣鼓铿锵社火喧;瑞兔呈祥鸿禧多,鱼龙曼舞元气满;民安国泰歌盛世,花好月圆美梦甜。

## 思念妈妈

■田彬

春华秋实一生平,重复三万苦寒清。妈妈装走人间难,永得幸福享安宁。唯有儿女多哀恸,因知母爱最伟大。一曲悲歌飞泪雨,思念江河永奔腾。

## 灯下漫笔

■董宁

我的家乡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走在古朴的老街上,你会感到一股宁静与安详,脚下的石板路沉淀了太多的历史和沧桑,有着太多的故事在这里上演又落幕……

每到农历正月初二,记忆中的乡戏就开始在老街上演,一场接一场,热闹的游戏裹着年味儿挤满了正月。等正月转身走掉了,古镇的年就也就走远了,古镇的乡亲们便走进春播里,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农忙。老街有一处戏园子,来看戏的人络绎不绝,像赶年会。小孩子不懂戏路,更不知故事的曲折离奇,但比大人还兴奋,哪儿热闹就往哪儿钻,戏园子自然成了开心的乐园。那时我是个小戏迷,虽猜不透这穿了长袖阔袖的古装戏,但逢戏必看。哪天有一场没到场,心里就直痒痒,像瘪了的气球一样打不起精神来。

戏园子里看戏的人爆满,台下可是个热闹地,一排排简易座位上人影晃动,清凉的空气里流动着看不见的热烈。老爷爷、老奶奶、小媳妇、庄稼汉,还有跑前踮后的小顽童,都挤成了一锅粥,戏园子成了人声鼎沸的热

天的热闹,主人虔诚地祈祷降喜赐福,除祸免灾——这是一家的拜托、一年的心愿。

改革开放以后我到了县城,“轰十五”显然比农村更气派,也更时尚。各个单位、各个店铺门前的喜庆灯笼,彰显着各个单位、各个店铺的文化品位:骏马灯表明农历年庚午年,玉米灯显然是挂在农业局的大门口,鲤鱼灯表达人们对“年年有余”的企盼……这些或静默、或眨眼、或转动、或闪烁的新潮设计,构思奇特,美不胜收。天刚擦黑,遍布街头巷尾的炭旺火熊熊燃起来。由各大单位组成的数十家表演团队竞相亮相:秧歌、腰鼓、高跷、大头娃娃、威风锣鼓、舞龙舞狮子、二人台……依次绕着旺火献艺。花花绿绿的服装,惟妙惟肖的脸谱,真真假假的道具,把独出心裁的构思夸张到极限。你看,妙龄少女挑着花篮,伴着唢呐吹奏出的《渴望》主题歌,与从天而降的雪花共舞。围着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张三扶着李四的肩,田五托着马六的背,谁都不嫌弃谁。暗恋中的姑娘和小伙子,趁机捏捏她的手掌,她拉拉他的胳膊,传递着彼此心

# 雪花飘过元宵节

中的信号。

前些年,我来到首府居住,闹元宵又是一番景象。只见大街两旁整齐的路灯杆上,增挂了串串硕大的宫灯,满城“中国红”,彰显着节日的气氛;盘坐在高楼大厦楼角的霓虹,似流星,如闪电,让不同的建筑风格凸显;披挂于树冠上的彩灯,魔幻般地变换着色调,美不胜收……整个城市五彩斑斓,流光灿烂,让人仿佛置身于天宫瑶池。夜幕下的大召广场,塞上老街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多年不见的传统艺人纷至沓来,卖糖人的扯着粗犷的唢呐,拉洋片的拖出尖细的京腔。约莫人定时分,头顶飘起了大片大片的雪花,但丝毫没有影响小黑河两岸看焰火的人群。霎时间,随着隆隆巨响,天幕下烈焰升腾;有的像天女散花,有的如菊花绽放,有的似彩练当空,有的若银河倒挂……看得人眼睛发痛,脖根发酸。因为人们仰着脸,雪花不经意地落在睫毛上、鼻尖上、嘴唇边,痒痒的。景物、意境、遐想交织在一起,似梦如幻……

正月十五闹红火,是我人生经历的折射,是时代发展的剪影。

# 乡戏

闹窝,古镇的年味儿和乡土民风,像是来这里躲藏了。

棒鼓手“啪、啪、啪”几声脆打,台上三阵锣鼓敲过,戏要开演了。大幕一拉开,台下刷地一片井然,一双双如珠的大眼睛静止了一般,几尺舞台让眼看要乱阵脚的戏客都屏住了神,乱哄哄的戏园子转眼成了安静有序的讲堂,左冲右突的热闹劲儿,一下子跑散了,年节里赏戏的时光,说来就来了。

戏台上,长袖甩成了旋风,高帮靴踏出一阵烟。小丫鬓着一身花套衣衫,迈着碎步缓缓走来。耿直的黑脸暴怒无常,打着转儿“喳喳”地叫个不停。倜傥的书生便是另一个模样,扇子一滑,像掠过几缕春风。演员一个个走进角色里,戏台像是穿越时空走来,演员观众近在视线,却又隔世遥远,相望但不能相拥。前台西征,烈马腾空,武将操戈,战旗舞起西风。又是盔甲嘶吼,跟斗晃荡,清凉的空气里流动着看不见的热烈。老爷爷、老奶奶、小媳妇、庄稼汉,还有跑前踮后的小顽童,都挤成了一锅粥,戏园子成了人声鼎沸的热

那是盛夏时节,大黑河北岸的一处小高地,齐腰深的玉米苗摇曳着翠绿的身姿,正在定浆中的麦穗黑油油的,显出成熟的沉稳和丰收的希冀。

这个高地上一个叫沙梁子的小村子,被稀疏的老榆树点缀着、包围着,如果不是6月8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的通报,把这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子西北角的一处发现列为2020年全国3项长城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就算你打它身边走过,你也很难想象到在2000年时光沉积之下,被一年一度的新绿刷新之后的地表下,掩藏着一座那么大规模的西汉粮仓,特别是由它引出的几近模糊的前尘往事。

2019—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联合对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沙梁子汉代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单体夯土建筑基址。建筑基址位于城址中部,平面为长方形,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20米,四面为宽厚夯墙,台基上有16道南北向沟槽,初步判断为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国家粮仓。

2000多年前,在阴山脚下、大黑河畔,精心建筑了这么一处粮仓,汉代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直被“天苍苍,野茫茫”几个字简单概括的现今呼和浩特市这一带在战国秦汉时期的重要地位吧。

公元前4世纪晚期,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于武灵王在位期间,向北拓地云中、九原,云中即为今天的呼和浩特平原地区。

呼和浩特平原之上,分布有两条自东向西而流的较大黄河支流,北面的大黑河水量最为丰沛,南面的一条为什拉乌素河。大黑河水量大,距离阴山近,自古以来成为呼和浩特平原之上的主动脉,也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所在。赵武灵王筑云中城,设云中郡,管理云中、九原地区,云中城即为今天位于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大黑河南岸的古城村古城。

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古城村古城成为云中郡郡治云中县所在。秦代的云中郡,还管辖榆陁(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拐子上古城)、沙陵(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哈拉板申西古城)、原阳(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八拜古城)、武泉(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坝口子古城)、成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等县,开始了呼和浩特地区设置县城的历史。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除沿袭秦朝的部分行政建制之外,在呼和浩特地区大量移民,并新增了定襄郡。尤其是到汉武帝时期,云中郡下辖11县,定襄郡下辖12县,为呼和浩特地区郡县数量设置最多的一个时期,人口有7.6万多户,达33万之众。云中郡的辖区主要在平原区,县城分布于大青山南麓、大黑河沿岸和黄河沿岸等区域,而定襄郡的辖区则在东南一带的山地丘陵区,县城分布于平原与丘陵的结合地带以及流经南部山地丘陵区的浑河沿岸,成乐县成为定襄郡郡治。

呼和浩特平原北倚阴山山脉中段的大青山,山麓地带东西横亘西汉初年沿用战国赵武灵王长城的阴山汉长城,山上有自公元前127年卫青北伐匈奴之后开始修筑的阳山汉长城,形成云中郡的双重长城防线。阴山汉长城是云中郡的主防线,自东向西设置有东部都尉(与陶林县同治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塔利古城)、中部都尉(与北奥县同治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古城)管领,在二者防区的交界处为大青山巽峡门。

蜈蚣坝在北魏时期名为白道岭,岭上有白道贯通大青山南北。这一条通道于汉代已经开通,修筑于白道岭之上的汉代当路塞,为云中郡通往大青山以北的“白道关”所在。

沙梁子古城北距白道南谷口约15公里,西距西汉云中郡郡城、南距西汉定襄郡郡城均在30公里左右,东距秦汉云中郡原阳县县城约16公里,处于整个呼和浩特平原之上的交通枢纽之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其行政建制,当为西汉云中郡属县,一种推测为县和,但尚需进一步考证。

这一下子你应该明白了,在呼和浩特平原之上的交通枢纽之地设置一座大型国家粮仓,形成了距离长城前沿最近的后方补给基地。

更何况富饶的大黑河冲积平原,本身就是西汉时期在北方地区的重要垦殖基地之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直至今天,临近水源也是人类选择居住地的首要参考指标,无论是为了人畜饮用,还是灌溉庄稼,水是本源性的需求。

而大黑河正是满足了这一需求。

沙梁子古城南距大黑河约130米,距离水源地近,也考虑了粮仓消防用水的便利。大黑河是黄河“几”字弯上的重要支流,是黄河13条主要支流之一,它有过一系列的“曾用名”。战国、秦代叫它云水,汉代名为荒干水,北魏时期称作芒干水,隋唐时期称之为金河、紫河,元代以来一直称黑河,清代蒙古语名为伊克图尔根河,形容河水“大而急流”。

怎么样?是不是有些名字看着眼熟?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这是唐朝文学家柳宗元的族人柳中庸的《征人怨》里的诗句,无论是“爱”还是“怨”,大黑河像少言寡语的母亲,用她1.37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孕育着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支撑着穿过漫漫黄沙之后走来的黄河。

尽管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里,“粮仓”这一概念看似越来越远了,那是因为国家层面和专门的商业机构运用发达的“仓储”为我们屏蔽了亲力亲为的劳作,而粮仓的重要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其实,就在上个世纪末叶,农村家家户户的粮仓还存在着,形成一大风景。在北方,每当深秋来临,落叶吹尽,在呜呜啦啦的风声中最低稳,最令农民欣喜和踏实的就是透过窗子看见院子里的“粮囤子”或叫“粮圪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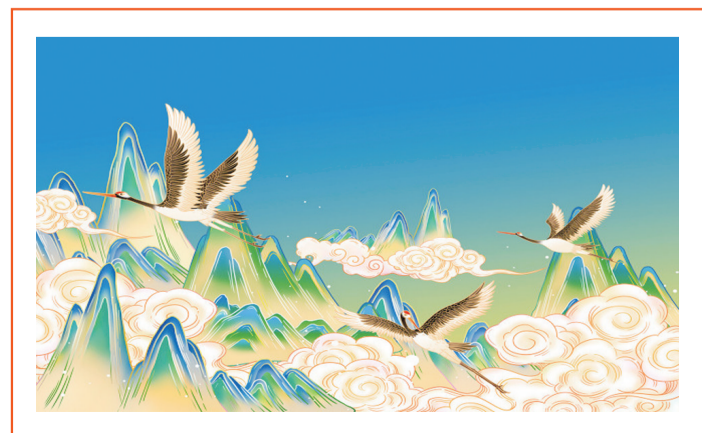
其中一种粮囤子是用高粱秸秆皮编成的茨子围成。制作这种茨子,首先要将高粱秸秆用刀从中间劈成两半,用水浸润潮湿之后,再用石碾碾平,令其平整,促进秸秆瓤与皮的分离。之后,用一把小刀沿着瓤和皮之间的缝隙将其分开,一种叫“蔑”的原料就形成了。用这种“蔑”进行斜纹十字交叉编织,使之成为宽度2尺左右长长的茨子,粮囤子的主体外围就有了。

然后,在用石块或者砖坯垫起的基座上,一边倒入粮食,一边随着粮食的增高一圈一圈绕上茨子,直至达到与房檐几乎相等的高度,再在顶上加工上一层防雪水和鸟类偷食的顶棚,则大功告成。

在内蒙古西部农村,有一种比茨子粮囤高级一些的“粮圪旦”。这种家庭粮仓是先要做好底部架高的基座,然后用细木条、树枝或者秸秆搭建出龙骨,在龙骨内外用掺了麦壳或者碎草的泥巴糊住,形成一个椭圆形的粮仓,远远望去,很像一个被竖立起来的鹅蛋。

可以这样说,粮仓乃是人类肚子的“圣地”,早已如抹不掉的水印,打在人类的基因深处。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图片来源:IC photo

# 大黑河畔发掘出土的西汉大型国家粮仓

■张文平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图文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